



《遶境》的近觀和遠思

謝鴻文 ◎ 虎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遶境

陳俊華文·圖 / 桃園縣政府
文化局 / 10111/43 頁
28 公分 / 540 元
精裝附數位影音光碟
ISBN 9789860340433/733

陳俊華的繪本《遶境》，是桃園縣政府文化局「桃源文化生活叢書」第二輯其中一本。這套叢書，乃跟隨近年各地方文化部門以繪本形式，傳遞地方文化資產，並借此推廣兒童閱讀扎根等用意編輯企畫出版而成。陳俊華前作《埤塘故鄉》展現了他令人驚豔的自然寫生畫工之後，此次的《遶境》則是他第一次嘗試獨力完成圖與文的創作。

《遶境》可以說是陳俊華對故鄉大溪童年生活的深情追憶，兒童文學創作中，創作者以自身的童年紀事為題材，向來是取之不竭的創作泉源，陳俊華將焦點鎖定在普濟堂每年農曆六月二十四日關聖帝君聖誕祭典與祈福遶境，是別具意義的。類似普濟堂的廟會祭典活動，在臺灣難以計數，普濟堂有何特別之處值得這本書書記呢？有的，從《遶境》的文字敘述裡，我們可以清楚看見遶境

陣頭隊伍中，一定會出現大溪木匠子弟共同組成的大溪第一大社團「協義社」，不僅把祖師爺魯班的神像搬出來，合力製作出魯班神轎，更匠心獨具的創造了「墨斗陣」、「陀螺陣」等與木匠工具、成品相關的特殊陣頭。這裡具體反映了大溪木器產業的蓬勃，並由此延伸出文化創意，當文化資產與常民生活、信仰結合，這樣的作法在日本比比皆是，大溪若能持續以此為主軸去發揮文化創意的能量，必將使關聖帝君祭典與祈福遶境的活動在臺灣，甚至世界都顯現獨特性的珍貴價值，我們也就不會看見現在各地廟會陣頭充斥電音三太子的俗濫表演了！

普濟堂的廟會祭典使大溪全鎮總動員，熱鬧盛況媲美過年。大溪老老少少熱衷參與遶境，籌組各式各樣的陣頭，廟會期間闔家團圓、進行種種為關聖帝君祝壽、祈福等儀式，完全體現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Emile Durkheim）闡釋的「社會」觀念，在涂爾幹看來，社會是一個有機團結的集體（collective body），它不僅在結構上集結各種細胞和組織，並且在功能上也具備有機體的所有活力和潛能。基於這樣的觀點，所以涂爾幹始終強調社會是現在的（present），是一種具體的集體表現（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是生成性的實在。套用涂爾幹的思想，不難發現像大溪普濟堂的廟會祭典，或言臺灣其他地方的慶典活動，皆是當地人們有目的性的具體集體表現，而且代代傳衍不息。此集體表現形塑出有形的行為支持，更深化成無形的情感認同。

而這份無形的情感認同，在《遶境》書中濃烈散溢，如香爐煙火裊裊纏繞。值得注意的是，陳俊華的敘述從「我」這個成人主體導入，把讀者牽引進大溪的場景、特定的時節，以及諸多陳俊華童年至今牽繫的廟會遶境印象；但他同時帶出女兒這個人物（正是陳俊華真實生活中的女兒模樣），「女兒出生後，一直希望能帶她回鄉，參加這場熱鬧非凡的慶生會。」光這句話，實也點出了想把自我認同情感傳承給下一代的用心。

於是，接下來的情節敘述中，女兒反而成爲主角，原敘述的「我」／父親／陳俊華，退位成配角，幼齡的小女兒在廟會過程中，充分展現幼兒好奇探索的本色，向著她陌生的世界，尋索有趣好玩之事，例如她將綠色千里眼的神將誤認作「史瑞克」，扮神者突如其來靠近，把小女孩嚇哭，「我一面安撫，試著拉著她的小手，輕輕撫摸大仙魁的大手。慢慢地她不再害怕，做勢要抱抱討好的模樣，真是可愛極了！」通過這段細節的描述，我們能夠感受孩子的純真、感受甜蜜的父愛，父親的手牽著女兒的手，又牽著大仙魁的手，手與手的交握剎那，迸發出溫馨動人的力量。

陳俊華第一次的文字創作表現不俗，接著再看他擅長的圖畫部分如何相生相合說故事。封面所見，關聖帝君聖誕祭典廟會與遶境的幾個重要元素：普濟堂、舞龍、鞭炮、神將等，都被香火熏煙圍繞著，而畫面右下方：女兒攀爬到石獅身上的背影，小女孩宛如凌空俯瞰，香火熏煙仿若雲霧，在小女孩眼前的圖景因此有了幾分真假虛實交錯的意味。

再翻過來的書名頁下，陳俊華更率性的讓女兒騎坐在一條龍身上，那條龍好像即將騰雲駕霧起飛，這個童心畢現的畫面，十分契合兒童的心理期待。往下翻到內頁第一頁，採用仰角（符合兒童視角）特寫汽車後照鏡，鏡中的女兒笑得很甜美，而後照鏡懸掛一串平安符，嵌在八卦圖裡模糊的關聖帝君影像，和右頁一幀幀影像褪色泛黃的廟會相片相映成趣，這般處理自有吸引人深究影像真相的效果。

接著幾個跨頁，分別運用遠景眺望大漢溪，和幾座橫跨溪上進入大溪鎮的橋；還運用俯視鏡頭觀看大溪老街區；續以平視描繪老街夜市的人聲鼎沸景象，再翻頁便是白天陣頭遶境熱鬧登場，陳俊華的構圖取鏡豐富多變，幾個畫面流暢無滯礙迅速把讀者帶到廟會遶境的高潮。

如果再仔細觀察陳俊華的畫面構成，他的跨頁圖像，都有雲霧繚繞般的曲折留白，我們當然可以說這象徵廟會期間普濟堂香火鼎盛，整個大溪鎮好像籠罩在香火之中了。



這也是陳俊華第一本繪本創作《蘋果小喇嘛》時便確立出的美學風格，巧的是，《蘋果小喇嘛》和《遶境》同樣具有宗教意涵，宗教予人心靈的寄託，留白之處給人寧靜祥和之感，是必然保留的虛空。

尾聲最末的跨頁，再回到汽車內的空間，女兒這回不再是後照鏡裡出現的小小身影，而是在後座安全椅上玩弄關聖帝君布袋戲偶，特別注意照後鏡除了原有的平安符，又多了一個新符，新與舊和諧同在，使人安心。但畫面中，亦可見車窗上黏了一個史瑞克的玩偶吊飾，史瑞克與布袋戲偶恰好也形

成新與舊的對比，且是西方與東方的對照。若由此延伸思考，大溪普濟堂關聖帝君祭典從日據時期發展至今已超過百年，這場年度廟會盛事，不斷勾引身在外地的大溪人的懷舊相思；另一方面，這份忠誠的情感與廟會活動，勢必也面臨文化現代性的問題，傳統時間、空間中的祭典儀式、行爲，會凝縮在懷舊之中？抑或淡化變形、或質變以致陌生化？這是跟隨《遶境》體驗一場廟會祭典後，不可避免的遠慮。 

